厦大研究院集刊

第一輯

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編

中華書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　旭　劉　釗　朱水涌　朱崇實
李伯重　汪毅夫　陳支平　陳明光
楊國楨　周　寧　洪峻峰　徐夢秋
郭齊勇　黃俊傑　溫儒敏　詹石窗

十九世紀初期松江地區的度量衡及折算標準

李伯重

在經濟史研究中,往往會遇到度量衡及若干重要物品之間的折算標準問題。而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度量衡和折算標準千差萬別[①]。不僅在不同地區之間,而且在不同時期之間,度量衡和折算標準都會有程度不等的差異。不弄清這些差別,就難以對許多經濟資料進行正確處理。因此弄清度量衡和折算標準的問題,是進行經濟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我近來在做道光前期(1823—29年)松江府華亭與婁縣地區經濟結構的研究時[②],也遇到了這些問題。為了弄清當時的情況,我做了一些努力。現將所得結果草成此文,以求教于學界同行。

松江地區的度量衡及折算標準,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有一些變化,產生了一些差異。在本文中,我主要依據拙著《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與《明清江南農業中的肥料問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江蘇省松江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陳恒力《補農書研究》、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等著作中的有關數字及考證,進行分析,以求得比較合適十九世紀初期情況的度量衡及折算標準。

一、度量衡

首先,我們來看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中期松江地區所使用的幾種度量衡制。

---

① 例如在1550年的德国,仅只巴登一带,就有112个不同的长度单位,92个不同的面积单位,65个重量单位,163个谷物的计量单位,123个液量单位,63个酒特有的单位和80种不同的磅重单位。见 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 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The fifth edition),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80: p. 20.

② 此项研究题为《华亭—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1823－29》。华亭—娄县是松江府的两首县。

(一)市制

1尺=10寸=0.1丈=0.33米

1斤=16兩=0.5公斤,1擔=100斤=50公斤.

1石=10鬥=100升=100公升.

1畝=60平方丈=0.1頃=0.67公頃

1匹(標準土布)=201.2平方海尺(1海尺=1.06市尺)[①]

(二)清制[②]

1尺(營造尺)=0.96市尺≈1市尺

1斤=1.19市斤≈1.2市斤

1石=1.03市石≈1市石

1畝=0.92市畝≈0.9市畝

(三)1930年代松江地方通用的舊制[③]

1舊尺=0.91市尺≈0.9市尺

1舊升=1.22市升≈1.2市升,1舊石=1.212市石≈1.2市石

1舊斤=1.23市斤≈1.2市斤,1舊擔=80舊斤=98.4市斤≈100市斤

1舊畝=0.97市畝≈1市畝

總的來說,上述三種度量衡制度之間差別不很大,僅清制在重量(斤)和舊制在容量(石)方面與市制的差別相對較大,在20%左右。

十九世紀松江地方的度量衡,也大體在上述三種制度的範圍內。以量制而言,道光時代齊彥槐指出蘇斛大於漕斛[④]。同治時松江府南匯縣義倉徵收的有關規定則說:"今定以漕斛大七升之市斛","較漕斛大七升之木斛"[⑤]。換言之,1蘇斛(即本地通用的市斛,後來市石的前身)為1.07漕斛。因此近代松江1舊石≈1.2市石,應當是清代松江的情況的延續和發展。不過在十九世紀中期漕斛與蘇斛之間的差異僅為7%(二十世紀中期

① 徐新吾主编:《中国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92年,第198,209页。

②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12—13页。

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江蘇省松江県農村実態调查報告書》,1941年印行(无出版地点),扉页及第64,86页。

④ 齐彦槐:《张师诚中丞札询本年江广漕米海运各条(四月续奏廷寄后)》,收于齐学裘编:《见闻续笔》,光绪二年天空海阔之屋刻本。

⑤ 光绪《南汇县志》卷五积储,亦见于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一五田赋志?积储。

則為 20%),因此可以姑且忽略不計。同時漕斛是官府規定的量制單位,更具有權威性。又,以畝積而言,董皋在《浦泖農咨》第 2 段中說:"俗以三百個稻為一畝,指田寬大者…。其算個之法以六科為一把,兩把為一鋪,四鋪為一個,合四十八科為一個。蓋三百起畝者,每畝得種稻一萬四千四百科也"。據曹幸穗的看法,畝產 14,400 棵的田,合 0.96 市畝[①]。又,據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一下簡稱滿鐵)的松江調查,1 市畝 = 1.0273 舊畝,或 1 舊畝 = 0.97 市畝≈1 市畝[②]。這與上面的情況也相符。

由於上述三種度量衡制度之間差別不很大,在我關於十九世紀初期松江經濟的研究中,基本上採用市制,在必要的地方參考近代松江地方舊制。

此外,在十八、十九世紀松江府的一些交易中還使用關東斛。乾隆時蘇州元和商人楊元利駕船到遼東販豆,遇風漂到朝鮮,他和朝鮮人談到了關東豆價以及以關東石為量具,1 關東量器為 2.5 蘇州石的情況[③]。道光時人說得很清楚:江南每年從海路輸入的北方豆、麥,用的關東石(關石),"每關石計倉斛二石五鬥有零"[④]。自己擁有沙船、熟悉海運的崇明舉人施彥士則說:"關東一石,當江蘇二石五鬥"[⑤]。魏源揭露海關稅牙作弊,說他們"變為僅倍"(即 1 關石應為 2.5 蘇石,但稅牙僅以 2 倍計),企圖食汙運費[⑥]。他們都是道光五年討論雇上海沙船運送漕糧時談到這個問題的,可見從人調查都說明當時沙船使用關東石。當時"上海船商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⑦],即以運關東貨物(即大豆等)為主,因而使用關東量制是不足為怪的。事實上,由於關東大豆是上海最主要的輸入商品,故其所用度量衡對上海商業的影響極大。民國《上海縣續志》卷七風俗載:"中外未通商以前,[上海]商市以豆業為領袖。至今市用銀兩通行豆規,而米麥行肆所用鬥斛之較准,獲豆業操其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關東大豆南運用關石,應是沒有疑問的。

不過,關東石主要用於關東與江南之間的海上貿易。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採用市制即可。

---

①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6 年,第 115 页。

②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江蘇省松江県農村実態调查報告書》,扉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北京)1980 年,第 11 册,第 4704 页。

④ 谢占壬:《海运提要》"古今海运异宜"、"水脚汇筹",收于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⑤ 施彦士:《海运议》,收于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⑥ 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收于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⑦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收于包世臣:《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刻本,卷一《中衢一勺》卷一;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收于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農產品容量與重量的換算與折算標準

江南農村計算糧食等產品時,常常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容量和重量的換算。這些標準在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茲將近代江南通用標準與近代松江地方標準臚列於下,然後再看十九世紀的情況。

(一)近代江南通用標準[①]

大米1市石=160市斤
稻穀1市石=130市斤
豆類1市石=140市斤
小麥1市石=140市斤
蠶豆1市石=125市斤
大豆1市石=140市斤
小麥1市石=145市斤
元麥1市石=125市斤

(二)近代松江地方標準[②]

米1市石=150市斤=121.89舊斤≈120舊斤
蠶豆1市石=130市斤=105.63舊斤≈100舊斤
大豆1市石=140市斤=113.75舊斤≈110舊斤

(三)十九世紀松江府的官方標準

同治時南匯知縣陳其元制定的《義倉詳定章程》說:"積穀宜驗收過秤也。前奉憲行采谷應按斤論數,不得但以石計等。因查谷以石計,固多空癟盈斛之弊;而以斤權重,亦有灰砂雜之虞。自應遵照通飭辦理,慎選幹潔粒綻之穀,不但數無短缺,抑且存放可以經久。今定以漕斛大七升之市斛,較秤曹砝十六兩准秤斛,見幹潔之谷一石,適符百斤之數。是以置備曹砝十六兩准秤兩架,又置造較漕斛大七升之木斛兩張,均用烙印存。考義倉,凡糴穀運到,由官驗明實系幹潔,船中用斛兌起,倉中用秤覆准,兩相符合者,即無

①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北京)1958年,第25,34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17页。
②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江蘇省松江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第194页。

混。倘斛足而稱不足,即知有空癟之弊;如秤足而斛不足,即知有灰砂夾雜,均須風篩乾淨,方准進廒。如此辦理較為核實"[①]。這個章程也收入了同治《松江府續志》[②],可見是一個在松江府屬下各縣都採納的標準。同時,義倉在松江已有很久歷史,管理也有規範,因此上述規定應當不是同治時的新發明,而是以前舊有標準的延續。

據此可知,在十九世紀的松江,官府的徵收標準是 1 市石幹潔之穀大約重 100 斤。由於 1 清斤(清制 1 斤)約等於 1.2 市斤,因此上述徵收標準實際上也就是 1 清石(清制 1 石)幹潔之穀重 120 市斤,略低於近代江南每市石稻穀重 130 市斤的通用標準。不過如果考慮到近代松江地方標準與近代江南通用標準之間的差異(每石大米分別重 160 市斤和 150 市斤),上述差異是可以容忍的。

由於上述各種標準之間的差異不很大,因此在研究中,如果對精確程度要求不特別嚴格,這些差異可以忽略不計。同時,這裏所說的近代江南通用標準是陳恒力等對江南農村長期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得到的,相對而言比起滿鐵調查得到的近代松江地方標準更為可靠。因此我在關於十九世紀初期松江經濟的研究中,基本上採用近代江南通用標準,僅只在少數必要的地方使用近代松江地方標準。

三、其他折算標準

這裏主要討論(稻)穀和(大)米之間、麥與米之間,以及各種肥料之間的折算。

(一)米—穀折算

稻穀與大米之間的折算,在近代江南農村通行的標準為米 1 市石=稻穀 200 市斤[③]。依照上面的米穀比重(大米 1 市石=160 市斤,稻穀 1 市石=130 市斤),相當於 1.5 市石稻穀=1 市石大米,或者 1 石稻穀出米 0.67 石。但事實上,使用傳統的方法碾米,出米率大約只是 1 石稻穀出大米 4—5 鬥[④]。因此清初江南學者陸世儀說,"計今谷一石大約得米四鬥"[⑤]。據近代安徽蕪湖碾米業的調查,中等稻穀 2 市石(約 100 公斤)可得糙米 1 市

① 光绪《南汇县志》卷五积储。

②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一五田赋志积储。

③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 25 页。

④ 据《零陵地区志》第 24 编(http://www.yzcity.gov.cn/col3212/col3352/col3380/article.html? Id=53890),清末湖南零陵地区"境内加工稻谷沿用石臼舂、堆坑踏、石碾磨、竹砻推等传统方式进行,一石稻谷加工大米四斗五升"。

⑤ 陆世仪:《论区田》,收于王毓瑚编:《区种十种》,财经出版社(北京),1955 年,第 26 页。陆氏太仓人,太仓与松江毗邻,明清文献中常常松、太连称,两地在许多方面颇为类似,因此他所说情况应当也适用于松江。

石(約83公斤)+粗糠50斤+碎米7市合,而糙米1市石又可得白米8.5市鬥(約73公斤)+細糠1.2市鬥+碎米3市升[①]。換言之,中等稻穀2擔[②],可計得米近9鬥(白米8.5鬥,碎米3.7升;合計約重142市斤),粗糠50斤,細糠1.2鬥。按照白米+糙米算,出米率為64%;按照白米算,則為58%,亦即整精米率大約為60%左右。依照吳慧的說法,在通常的情況下,出米率應為1石谷出0.5石米[③]。因此十九世紀松江義倉徵收官租使用的標準為"一米二穀"[④]。

(二)麥—米折算

在松江一帶,麥是農民夏季的主要食物,[⑤]。麥在江南其他地方也是城鄉居民的重要食物之一。因此包世臣在討論南京、蘇州的食物與農業問題時,也一再提到麥與米的比較。按照他的說法,當時通用的標準大約是1石麥折0.7石米[⑥]。

按照65%的出粉率[⑦],麥1石可出麵粉約90斤。依照重量,相當於0.56石米[⑧]。但是十九世紀松江農民食用麥的主要方式是將麥粒稍微去麩後蒸煮食用[⑨]。由於蒸煮食用的麥包括了一部分細麩,因此比磨為麵粉後的重量要大一些。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1石麥折0.7石米是十九世紀初期通常使用的折算比例。

(三)肥料折算

我在關於十九世紀初期松江經濟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各種肥料。由於各種肥料單位

---

① 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史研究》(增补版),御茶の水書店(东京)1979年,第407页。

② 天野元之助说中等稻谷2市石,又说重约100公斤。但所得的糙米和粗糠重量合计就已超过100公斤,显见有误。同书408页对该表作的注视说1市担=50公斤,可见天野氏将市石与市担混淆了。事实上,1市石稻谷约重130斤,2市石即重130公斤,加工后得到糙米83公斤,粗糠25公斤,碎米约1公斤,合计共109公斤,余下的21公斤,即为谷壳。

③ 吳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170页。

④ 嘉庆《松江府志》卷一六建置志。

⑤ 姜皋说道光时松江西部的农村:"青黄不接,无米可炊者,麦粥麦饭,终胜草根树皮"(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图书馆1963年重印本,第29段)。松江东部地区的人民因食麦最多,因此被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民戏称为"东乡麦子"。

⑥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庚辰杂著》之二《为秦易里侍读条白门荒政》中说:"大麦,……充口食,一石可抵米七斗"。同书同卷《齐民四术》卷二农二中在计算亩产量时又说:"麦七斗抵米五斗"。

⑦ 据统计,世界范围内小麦出粉率低的国家其出粉率在6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75%左右,见万忠民:《粮食加工增值途径的研究》,刊于《粮食科技与经济》(北京)2004年第4期。在我国,用传统工艺磨制特制粉,出粉率为63%,见曹志英:《小麦分层碾磨新技术》,刊于《科技日报》1995年7月24日。今天郑州市管城区九龙村石磨坊自称"用最传统的石磨,传统的工艺加工",每100斤小麦出粉65斤(管城区九龙村石磨坊业务广告,发布于 http://www.iozh.com/company/biz_66216/index.asp)。因此一般而言,出粉率大约为65%。

⑧ 1石小麦重140斤,1石大米重160斤。见前文。

⑨ 即姜皋所言的"麦粥麦饭"。

養分含量不同,必須用統一標準折算為一種肥料,才有可能進行數量分析。但是在近代的調查資料中,各種肥料的折算比例出入很大,莫衷一是[①]。此外,農家肥是有機肥,除了能補充土壤化學成分外,還可改善土壤物理性質。因此單以肥料的化學成分作為肥效標準也欠全面。為了便於討論問題,我們姑排除後一方面的問題,僅對各種肥料的主要養分(特別是含氮量)作一個大體上的比較。

根據今日用現代科學手段進行的測算,各種農家肥的養份含量如下:

表 1　人畜糞尿養份含量(%)[②]

類別	水份	有機質	氮	磷	鉀
人糞	70 以上	20.0	1.00	0.50	0.37
人尿	90 以上	3.0	0.50	0.13	0.19
豬糞	82	15.0	0.56	0.40	0.44
豬尿	96	2.5	0.31	0.12	0.95
牛糞	83	14.5	0.32	0.25	0.15
牛尿	94	3.0	0.50	0.03	0.65
羊糞	65	280.	0.65	0.50	0.25
羊尿	87	7.2	1.40	0.03	2.10

表 2　餅肥養份含量(%)[③]

肥料名稱	氮	磷	鉀
大豆餅	7.00	1.32	2.13
棉籽餅	3.41	1.63	0.97
芝麻餅(即麻餅)	5.80	3.00	1.30

表 3　廄肥、堆肥、漚肥及泥肥養份含量(%)[④]

肥料名稱	氮	磷	鉀
廄肥	0.48	0.24	0.63
堆肥	0.40～0.50	0.18～0.26	0.45～0.70
漚肥	0.32	0.06	0.29
河泥	0.27	0.59	0.91
塘泥	0.33	0.39	0.34

表 4　綠肥作物(鮮草)養份含量 * [⑤]

①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中的肥料问题》,收于李伯重:《千里史学文存》,杭州出版社(杭州)2004 年。
② 北京市农林局编:《农业常用数据手册》,北京出版社(北京)1980 年,第 191、192 页。
③ 北京市农林局编:《农业常用数据手册》,第 193 页。
④ 北京市农林局编:《农业常用数据手册》第 194、195 页。
⑤ 北京市农林局编:《农业常用数据手册》第 196 页。

綠肥品種	氮	磷	鉀
草木樨	0.52～0.56	0.07	0.42
毛蕊苕子	0.56	0.13	0.43
蠶豆	0.55	0.12	0.45
紫花苜蓿	0.56	0.18	0.31

＊指占綠色體的%。

雖然氮、磷、鉀都是農作物生長的三大基本養分，但是為了簡便，我們在此僅以氮為例，來進行比較和折算。將上面諸表中的有關數字作算術平均，可以得知各類肥料的含氮量大致為：

畜糞（不包含尿）－0.51%

廄肥、堆肥、漚肥－0.42%

綠肥－0.55%

餅肥－5.40%

由此可見，同量的畜糞，廄肥（堆肥、漚肥）、綠肥，含氮量都在0.50%左右（合計平均0.49%）；而餅肥約為5.40%，即大約十倍于上述諸肥。

人糞含氮量顯然大大高於畜糞。不過人糞與人尿在施用時是合在一起用的，而據該手冊，一個成年人一年所排泄的糞，僅占糞尿總量的11%（第206頁），因此糞尿合計，含氮量約為0.56%。當然，畜尿含氮量也低於畜糞，但一則畜尿在畜糞尿中所占的比重較小（如豬尿僅占豬糞尿總量的67%，牛尿則占34%，而人尿占89%）；二則家畜圈養，畜尿排出後水份大部份蒸發，養份則為畜糞與墊草吸收（墊草是乾草，含氮量大大高於鮮草，見該手冊第196～199頁）。總的來說，人糞尿合計，單位養份亦大略與畜糞相當。

因此從含氮量而言，上述各種肥料的折算標準大約為1擔糞肥＝1擔綠肥＝10斤餅肥。

當然這個折算標準是很粗略的，但是亦與現代測算結果大致上相符，因此我們認為還是可以使用的。

通過以上考證和分析，我們對十九世紀初期松江地區使用的度量衡和若干折算標準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瞭解。在此基礎上，我們方可進一步進行相關的研究，並將十九世紀初期的情況與近代的情況進行合理的比較。

目　　録

發刊詞 …… ()
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裏使節之記載 …… ()
前漢方音區域考 …… ()
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 ()
《嵇康集》考 …… ()
述何晏王弼的思想 …… ()
泉州訪古記 …… ()
前漢貨幣問題之研究
——近作前漢經濟狀況之推測中的一章 …… ()
觀世音 …… ()
天后 …… ()
中世紀泉州狀況 …… ()
閩粵方言之來源 …… ()
廈大國學院時期的魯迅與顧頡剛論綱 …… ()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佚文考 …… ()
全球化時代朱子“理一分殊”說的新意義與新挑戰 …… ()
朱熹與《周易》先天學關係考論 …… ()
從良知學之發展看朱子思想的型態 …… ()
朱子對佛教的見解及其回應 …… ()
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據嬗變及其意義
——兼論朱子對禪佛思想挑戰的回應 …… ()
界定並延伸儒學之界限:朱熹論科學與超自然主題 …… ()
從”存在空間”論朱子的身心空間觀及人安居於天地之論述 …… ()
朱子的格致論及其與科學的關係 …… ()
朱子窮理學在德川末期的物理化 …… ()
朱子對“道心”、“人心”的詮釋 …… ()
羅整庵的”人心道心”說 …… ()
朱熹的詩和詩論 …… ()

需要上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朱熹詠梅詩詞意蘊探賾 …… ()
親親互隱觀念、親屬容隱制度在古代及現代的意義 …… ()
《舊唐書·姜師度傳》箋證稿 …… ()
臺灣文學研究:選題與史料的查考和使用
——以《詩畸》爲中心的討論 …… ()
臺灣史料鉤沉 …… ()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章程 …… ()
稿約 …… ()

發刊詞

20 世紀 20 年代的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是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之後，我國高校建立的又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它的創辦，體現了厦門大學注重學術研究、兼顧中學與西學而以整理國學爲重的辦學宗旨，也是初創時期的厦門大學對當時整理國故、振興國學的學術潮流的積極回應。

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是厦門大學發展史上的輝煌篇章。國學院聚集了魯迅、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史禄國等一代名師，提出了獨樹一幟的國學研究理念，制定了國學研究的宏偉規劃，在制度建構、領域拓展等方面都有新的嘗試。它雖然只存在短短幾個月，但所開闢的研究領域已爲厦門大學諸多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它所開創的學術傳統則影響了一代代厦大學人。國學研究院給我們留下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和人文遺産，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現在，中華民族正面臨全面振興的歷史機遇，重振國學、弘揚中華文化，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成爲知識界的共同使命。爲此，厦門大學决定在國學研究院成立 80 周年之際，復辦國學研究院，爲有志于國學研究的厦大學人創建一個平臺。我們相信，有了這樣一個平臺，我們將能够更好地協作共進，傳承國學研究院的薪火，發揚歷史傳統，相容並蓄、開拓創新，在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再創厦門大學國學研究的輝煌。

復辦後的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將緊緊圍繞着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文化産生劃時代影響的朱熹理學這一核心，進而探索唐宋以來中國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會、民生經濟、宗教習俗等各領域的演變發展；以及在朱熹與閩學影響下的閩臺及周邊區域，特别是對東南海洋帶文化傳承的探索。在此基礎上，密切關注國内外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最新趨勢，努力建構國學研究的東南風格。

80 年前的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創辦了《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先後編輯四期，實際出版三期。接着又籌創《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創刊號已經編好，但由於印刷困難等種種原因，最終没有出版。80 年後的今天，我們恢復編輯出版《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旨在發揚光大前輩開創的國學研究事業。我們衷心地期待海内外有志於國學

研究的同仁們，關心支持《集刊》的成長和發展，積極賜稿，惠予批評指正，促使我們不斷改進、努力提高，從而使《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真正成爲海内外學人開展國學研究與討論的高水準的學術園地。

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編輯委員會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



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記載[①]

張　星　烺

一、馬黎諾里(John Marignolli)略傳

元時歐洲人士來中國者,何啻數十家? 而歸國以後,能有著述遺留後世者,僅數家而已。數家之中,以馬哥孛羅(Marco Polo)爲巨擘,吾人固已熟聞之矣。孛羅以前有數家,嘗至外蒙古,中國史書無記載,蓋蒙古人是時,尚未入主中國也。孛羅以後有數家,嘗至中國本土,或爲傳教,或爲私人遊歷,故史書亦無記載。而最後一家,則爲羅馬教皇專使,奉命東來報聘,故中國史書記載頗多。然馬黎諾里遭運不佳,歸國以後,雖有記載,無人注意及之,致盛名晦而不彰者四百餘年。直至前清乾隆時,其著述始得刊佈於世。嘉慶末年,始有人知其嘗至中國,而爲之宣揚于歐西。至中國史書中關於此一次古代中西交通之記載,則迄今尚無人注意也。欲知此等記載之如何發明,馬黎諾里之略傳,不可不先知也。

馬黎諾里一生事迹,他書無記載。吾人所得知之略傳,亦僅據其本人所著之《博希米亞史》(*Chronicle of Bohemia*)中之自述而已。馬黎諾里名約翰,義大利國佛羅倫斯市(Florence)人。少充僧。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奉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之命,攜國書與禮物報聘東方韃靼國大可汗(元順帝先有大使至羅馬教皇之廷,求良馬及介紹阿蘭人。事見拙著《古代中西交通徵信録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百十一節至第一百十四節)。以是年十二月(西曆),離阿維南城(Avignou)至那波利港(Naples)。翌年(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抵君士旦丁堡(Constantinople)。六月杪,渡黑海至喀發(Caffa),更至欽察汗月祖伯(Usbec)(名見《元史》)之廷,呈獻國書,錦衣,戰馬,美酒,與教皇之贈品。月祖伯待之頗優,賜給衣食,在其廷過冬。乃更行。行時,復賞賜甚厚,並給驛馬及旅費,俾得至察合台汗國都城阿力麻里(Armalec)(名見《元史·地理志》),在

① 本文至第 11 篇即林語堂先生的《閩粵方言之來源》,原爲 1926 年《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創刊號)收録的論文,後因故未能出版。爲了緬懷前輩學人探索國學的光輝業績,兹借《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創刊之際,由洪峻峰先生搜集整理校對,予以重新刊出。特此説明。

需要全本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